

圓舞

陳旭民

金碧輝煌的酒店宴會大廳裡，衣香鬢影，兩旁的長身落地大鏡子，映照出正在翩翩起舞的一雙雙衣著華麗的男女。在現場樂隊奏出的悠揚圓舞曲樂聲中，我輕送我的舞伴到了右方的男士手中，然後從左方迎來了下一位舞伴。

「噢，小玲，很久沒見了！怎麼妳還是美貌如昔的呢？」我略帶誇張地笑著說。

小玲微微仰著頭看著我，水靈靈的大眼睛裡充滿了笑意，說：「是呀，很久沒見了！怎麼你仍然是這樣英俊挺拔的呢？」

我哈哈一笑，正想說些什麼，忽然從心底裡湧出了一陣悲涼的感覺。小玲觀顏察色，問：「又想起了曉丹，是嗎？」

我點點頭。

我是在一個溫暖而明朗的下午邂逅曉丹的。那一年，我告別了雙親，背負著沉重的期望，隻身飄洋過海，到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國度升學。

辦完了註冊手續，安頓下來後，我一個人到偌大的校園溜躑。古色古香的英式建築物旁都是一棵棵有上百年樹齡的古樹，鬱鬱蒼蒼。繞過教學樓群後，豁然開朗，在廣場邊上擺著一個個招攬新人的學生組織的攤檔，我挨個兒看過去。

「嗨！你是從香港過來的，對吧？」一把仿似銀鈴的女聲問。

我眼前一亮，說話的是一個高個子短髮女生，笑容可掬，眼神明亮，笑時嘴角微微上翹，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

「是呀，昨天才剛到。」

「你是打網球的，對吧？」

「是呀，你怎麼知道？」我不禁有點驚奇。

「我猜對了！」她帶點得意地說。「你看起來不就是個網球手的樣子嘛！別的攤檔你看一眼就過去了，但在前面還細看我們的海報章程呢。你是打 single-handed backhand 的，對吧？」

「是的，Boris Becker 是我的偶像。」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女生面前，我好像只可以說是。

「我一看你右手前臂比左邊的粗，就知道了。」她哈哈大笑，露出兩排整齊雪白的貝齒，伸出手來。「我是王曉丹，三年級生，是網球會的副會長。麒麟臂，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家輝。」我伸手握住她溫暖的手，心跳有點加速。

「你能令到家裡煜煜生輝，好名字。」她爽朗地說。「週六我們網球會有初步選拔賽，選出大學隊隊員，你一定要來啊！」

我一向沒有失眠的問題，就算是在考公開試最忙，壓力最大的日子裡，倒在床上十秒鐘就睡著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著，滿腦海裡都是曉丹的一顰一笑。好不容易才過了三天，終於等到星期六。

選拔賽是混合雙打比賽，曉丹竟然親自下場，還臨時安排了一個女搭檔給我。小玲是曉丹的室友，原來和我就讀同一個學系，比我高一級。曉丹的搭檔叫艾倫，渾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腕上還戴著一隻金光閃閃的勞力士，幾乎把我的眼睛閃得張不開來。他和曉丹態度親暱，看來是她的男朋友，我心裡不期然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發球啦！」曉丹叫道。她身穿一件頭白色襯湖水藍緊身網球連衣裙，盡顯她的美好身段，渾圓而結實的臀部下面是一對美麗修長的蜜色雙腿，無論發球和奔跑時，都像一頭矯捷而優雅的非洲獵豹。

只見她無論發球、底線抽擊、上網攔截、高空殺球都法度嚴謹，顯然曾經名師指點，雖然力度比男球手稍遜，然而正手抽擊球位落點準確，雙手握拍的反手攻擊更是刁鑽而變化靈活，令人防不勝防，叫曾經在香港拿過幾個學界公開冠軍的我也大意，逼著使出真功夫，沉著應戰。

小玲和艾倫的球技和我倆相比都只是一般，幾局下來，倒像是我和曉丹的個人較量了。正在琢磨怎樣取勝，忽然見到曉丹打了一個短球，眼見機不可失，趕緊衝上網前打個半截擊球，豈料螳螂捕蟬，艾倫順勢回擊過來，還剛好打中我的男人最痛之處。我眼前只見金星直冒，耳內聽得鐘鼓齊鳴，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雙腿一軟，跌坐地上。

「不好意思，無意的。」艾倫擺擺手，臉上卻隱約滲出一絲不懷好意的笑容。

「你沒事吧？」小玲走過來，滿臉關切卻又有點不好意思地問。

「喂喂，什麼事？起來再打呀。」曉丹在對面底線處叫過來。

我咬咬牙，忍著男人至痛，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搖搖頭揮揮手說：「沒事！」結果因為洩了氣，還是輸了比賽。

曉丹既打贏了比賽，還試出了我的本領，十分高興。叮囑我以後每週準時到場練球之後，就開開心心地摟著艾倫的腰而去，只剩下我和小玲。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星期六就成了我每週最盼望的一天。每天上課下課，洗澡吃飯都成了例行公事，只有在見到曉丹的幾個小時，我才算找到了生命的愉悅。我盼望看到她優雅美麗的身影，嗅到她淡淡的汗味，聽到她殺球時的嬌吒，見到她鼓勵讚賞的眼神，聽到她小聲喚我的花名‘麒麟臂’，才叫我心裡踏實。她是治我失眠病的靈藥，只有見過她後，我才能睡得安穩。

只是曉丹和艾倫在校園裡總是有影皆雙，還總是互相攬腰，中間插針不入，就像頭二人三足的動物，實在是令人又羨又妬。

轉眼一個學期就過去了。

這個學期我和小玲修了同一門選修課，還和她編在同一組做小組作業。在一個懶洋洋的星期五下午，我們一組人跑到她家裡做作業，可惜曉丹不在。休息時，我一個人到排屋後面的草地，抬頭看天。據說，這城市上面的臭氧層穿了一個洞，所以這裡的人患皮膚癌的機會較高，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這裡的天空特別藍。在海港遠處海天相接的天是淡藍，再近一點的是蔚藍，頭頂上的倒是焦藍了。偶爾飄過來幾朵雲，看著看著，一朵雲現出了一個人臉，像極了曉丹的笑顏。

忽然間聽得噗哧一下笑聲，我回頭一看，原來小玲不知什麼時候已站在我的身邊。

「你呆呆地在看什麼？」她問。

「看天看海看雲呀。真奇怪，怎麼那朵雲看上去像副人的臉？」

「是曉丹的臉吧？」

「不。。不是。。。」忽然被人說中心事，我的臉刷的一下子漲得通紅，連耳根都熱熱地在發燒。

「你不用否認了，你那看著她的眼神，連盲人都可以看得出你在暗戀她啦。」小玲一面低頭說，一面用她赤著的腳輕輕地撥弄著翠綠草地上不知名的小黃花。我這才留意到她的腳掌柔若無骨，腳趾是細細的、圓圓的，長得很漂亮。

我定了定神，有點悲涼地問：「我是不是很傻？」轉念一想，「那她當然也知道了吧？」心裡又有點開心。

「不傻呀，心裡有個喜歡的人，總是好事。」小玲咬咬唇，欲言又止。

「喂喂，休息完了，開工囉！」小胖從門邊探出頭來，大聲嚷嚷。

我不愛和香港來的學生混在一起抽煙、打機、打麻將，為了減少胡思亂想的時間，我托朋友找了一份兼職，在週末的晚上到唐人街的餐廳做侍應。收入雖然不多，但老闆和氣，同事友善，還管一頓吃的，就算在茫茫人海、芸芸眾生中鬱鬱寡歡，也總勝過一個人在宿舍裡孤單落寞。

有一晚正在當值時，竟然遇上了艾倫，他正和一個金髮洋妞打得火熱。他見到我，有點詫異，我倆都不動聲色。我替他們點了菜後不久，艾倫出來找我。

「你不會告訴曉丹吧？」艾倫說。

「我不是一個多管閒事的人。」我說，心裡早把他罵了個狗血淋頭。「其實曉丹有什麼不好？」我還是忍不住問。

「她沒有什麼不好呀。」艾倫滿不在乎地聳聳肩。「我這麼年輕，多交幾個女朋友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吧。」然後又輕佻地笑著說：「洋妞的身材特別好，有機會得試一試啊，人不風流枉少年呀，哈哈。」

我不置可否。艾倫走時喝得半醉，還給了我很豐富的小費。

餐廳打烊後，我拖著疲倦的身軀去取車。在街角微弱昏黃的燈光下，看到一個很熟識的背影，半跪在地上，嘔吐大作。我跑上前去，果然是曉丹。

「為什麼喝得這麼多？沒事吧？」我扶著曉丹的肩。

曉丹抬頭用醉眼看著我好一會才認出是我，一張俏臉上的化妝已被眼淚融化得一塌糊塗，渾身酒氣，忽然又哭了出來：「我見到艾倫和一個洋妞在車上鬼混，剛想上前去，他就開車走了，打他的電話也不聽。。。」

我嘆了一口氣，又那會有這麼巧？不過大概艾倫也不是第一次背著曉丹偷歡了。

曉丹無力地靠著我，還想再吐，我用手輕輕地掃她的背，令她舒服一點，倒有點像替嬰兒掃奶的手勢。想不到第一次和心中的女神親近是在這種情形下，實在有點啼笑皆非，心裡有點什麼酸酸的東西流了出來。

曉丹又吐了一會，實在吐無可吐了，我把她扶上我的「錢七」，送她回家。小玲開門出來，竟像見怪不怪，向我點點頭：「你先回去吧。」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津津有味地吃我的梅林牌白豬午餐肉雞蛋出前一丁公仔麵，艾倫打電話找我。

「喂！你是不是把昨天晚上的事告訴了曉丹？」艾倫氣急敗壞地問。

「沒有！她昨晚剛好見到你和那洋妞鬼混。」我也沒有什麼好隱瞞，一五一十把昨晚的事告訴了他。

「他媽的！曉丹瘋了！」

我吃了一驚，連忙問什麼事。原來曉丹下午趁他外出，進了他的屋子，把他衣櫥裡所有的名牌衣服全部剪個稀巴爛，還在牆上用鮮血似的紅漆噴上「是我撇你，不是你撇我！」幾個大字。

我聽了心裡大樂，想道你也有今日啦。放下電話後，覺得不大對頭，趕緊打電話給小玲。小玲聽了，也吃了一驚，但她覺得曉丹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好不容易捱過了幾天，終於又有機會見到曉丹。這次是一對一練習，曉丹臉色看來如常，球風卻變得越發凶狠潑辣，我幾乎有點招架不住。忽然「啪」的一聲，原來曉丹球拍的弦線頂不住她的折磨而斷掉了。曉丹呆了一呆，臉色一沉，突然用力把球拍往地上狠狠地敲打，才敲得一下，球拍的框已應聲而破，可是曉丹沒有停手，繼續用力地敲打。我連忙跑過去，輕輕抓住她的手制止她，她忽然蹲在地上，眼淚直流。

「我這麼好，我這麼愛他，我什麼都給了他了。為什麼他還非要找其他女人？還要找那麼多個？」

「我不知道。。。或者我們所愛的人不一定都愛我們；或者人生都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或者我們都必須經過這樣的煎熬——」我衝口而出，開始有點語無倫次。

「那裡來那麼多的或者？你說，愛是什麼？」

「愛是無邊的包容，是漫長的等候，是。。。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

「愛就是絕對的自私，愛就是勝與負！你知道嗎？愛就是勝與負！」

「這局輸了不打緊噢，就算先輸了兩盤，再勝回三盤，五盤三勝還是贏啊。」

「你不明白我。你就是不明白我！世界上沒有人能明白我！」她竭斯底里地叫。

我無語，只能伸手握著她的手，靜靜地陪著她。她讓我握著她的手，哭了好久好久。

週末晚上有個年度結業舞會，之後就放聖誕假了。大家見到平時穿著得很隨便的同學都穿上了西裝長裙，都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團。

曉丹單身而來，她穿著一襲猩紅色 V 型低胸長裙，梳了一個髻，別上紅色玫瑰琉璃髮簪，脖子上戴上一條珠鍊，艷壓全場。

在圓舞曲樂聲中，同學們翩翩起舞。我輕輕地握住曉丹的手，扶著她的纖腰，深情地看著她，忽覺人生快事不過如此，只想永遠永遠地和她共舞下去。

「麒麟臂，對不起。」曉丹忽然說。

「為什麼說對不起？」我問。

「我知道你對我的心意。」她頓了一頓，嘆了一口氣。「可是，我一向都只是當你是我弟弟一樣。」

我苦笑了一下，一時無言以對，心裡好像又流了點什麼東西出來，究竟那是眼淚還是血？

「不要緊。這不是圓舞曲嗎？只要我們不停地跳，分了手之後，轉了一圈還是會再遇上的。」我說。「只要抓住當下，享受現在，不就很好嗎？」

「也許能再遇上。。。假如那樂曲足夠長的話。」曉丹幽幽地說，眼神已不再明亮，彷彿鋪上了一層輕紗。

音樂變了，我們要換舞伴了，曉丹臨走時，伸手摸了摸我的臉，輕輕地對我笑了一笑。

那天晚上，我沒能再和她共舞。

曉丹是在聖誕節後的第二天自殺的。她把門窗緊緊地關上，用膠紙把所有的縫都嚴嚴地封得密不透氣，吃過了安眠藥後，在房間裡燒了一盤炭。

曉丹的喪禮在另一個城市的一個小教堂舉行。我和小玲，還有幾個和她要好的同學飛了過去出席她的安息彌撒。

淡淡的陽光從教堂的玫瑰玻璃透過來，罩滿了曉丹全身。曉丹看起來跟睡著了沒有兩樣，長長的睫毛，白裡透紅的臉，嘴角還是微微的上翹，一副得意非凡的樣子。

隨著深情的蘇格蘭風笛聲響起，詩歌班娓娓地唱出：

奇異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 今被尋回 瞎眼今得看見
如此恩典 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 既蒙恩惠 真是何等寶貴
許多危險 試煉網羅 我已安然經過
靠主恩典 護我至今 更引導我歸家

我聽到這裡，忍不住掩面奔出教堂。我不辨方向，只向人少的地方走去，最後到了一片墓園。午後溫暖的陽光把墓園照得明亮，草地還是那麼翠綠，天空還是那麼蔚藍，但我所愛的人已經不在了。也許在她自殘沉淪的時候，我應該伸出我有力的雙手，把她從痛苦的深淵中拉出來？也許在她孤獨困苦的日子裡，我應該張開我強壯的胸膛，深情地擁抱她、呵護她，不讓她受委屈？我自疚自責，忍耐了很久的悲傷終於洶湧而出，我放聲大哭。

良久，有一隻手輕輕地搭上了我的肩頭，那是小玲的手。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然後轉過身，把臉深深地埋在她溫暖的雙手中間。她溫柔地抹去我的淚水，然後，我們靜靜地、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圓舞曲樂聲徐徐停下，我緊緊地拖著小玲的手，走回我們的座席。